



WU YUE NIU LAN

雾月牛栏

鲁迅文学奖
获奖女作家小说精品

CHI ZI JIAN

迟子建 著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雾月牛栏



迟子建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雾月牛栏/迟子建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2.2

(鲁迅文学奖获奖女作家小说精品)

ISBN 7-5075-1253-3

I. 雾… II. 迟…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9791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800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 <http://www.hwcs.com>

电子信箱: webmaster@hwcs.com

电话 (010)83086853 (010)83086663

新华书店经销

唐山新苑印务有限公司

850×1168 1/32 开本 9.75 印张 210 千字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0001—9000 册

定价:18.00 元

寒冷的高纬度

——我的梦开始的地方

(自序)

从中国的版图上看，我的出生地漠河居于最北端，大约在北纬 53 度左右的地理位置上。那是一个小村子，它依山傍水，风景优美，每年有多半的时间白雪飘飘。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那里漫长的寒冷。冬天似乎总也过不完。

我小的时候住在外婆家里，那是一座高大的木刻楞房子，房前屋后是广阔的菜园。短暂的夏季来临的时候，菜园就被种上了各色庄稼和花草，有的是让人吃的东西，如黄瓜、茄子、倭瓜、豆角、苞米等；有的则纯粹是供人观赏的，如矢车菊、爬山虎、大烟花（罌粟）等等。当然，也有半是观赏半是入口的植物，如向日葵。一到昼长夜短的夏天，这形形色色的植物就几近疯狂地生长着，它们似乎知道属于它们的日子是微乎其微的。我经常看见的一种情形就是，当某一种植物还在旺盛的生命期的时候，秋霜却不期而至，所有的植物在一夜之间就憔悴了，这种大自然的风云变幻所带来的植物的被迫凋零令人痛心和震撼。我对人生最初的认识，完全是从自然界的一些变化而感悟来的。比如我从早衰的植物身上看到了生命的脆弱，同时我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到了生命的从容。因为许多衰亡了的植物，在转年的春天又会焕发出勃勃生机，看上去比前一

年似乎更加有朝气。

童年围绕着我的，除了那些可爱的植物，还有亲人和动物。请原谅我把他们并列放在一起谈。因为在我看来，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的亲人，也许是由于身处民风纯朴的边塞的缘故，他们是那么的善良、隐忍、宽厚，爱意总是那么不经意地写在他们的脸上，让人觉得生活里到处是融融暖意。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痛苦和苦恼，比如年景不好的时候，他们会为没有成熟的庄稼而惆怅，亲人们故去的时候，他们会抑制不住自己的悲哀情绪。我从他们身上，领略最多的就是那种随遇而安的平和与超然，这几乎决定了我成年以后的人生观。至于那些令人难忘的小动物，我与它们之间也是有着难分难解的情缘。我养过狗和猫，它们都是公认的富有灵性的动物，我可以和它们交谈，可以和它们搞恶作剧，有时它们与我像朋友一样亲密，有时则因着我对它们的捉弄，它们好几天对我不理不睬。至于猪、鸡、鸭等等这些家禽，虽然养它们的目的是为了食肉的，但我还是常常把它们养出了感情，所以轮到它们遭屠戮的时候，内心就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但是大人们告诉我，这些家禽养来就是被人吃的。我想幸好人类没有吃花的嗜好，否则这些灵性的、美好的事物还有多少能被人“嘴下留情”呢？

生物本来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但是由于人类的存在，它们却被分出了等级，这也许是自然界物类竞争、适者生存的法则吧，令人无可奈何。尊严从一开始，就似乎是依附着等级而生成的，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和承认的事实。虽然我把那些动物当成了亲密的朋友对待，但久而久之，它们的毙命使我的怜悯心不再那么强烈，我与庸常的人们一样地认为，它们的死亡是天经地义的。只是成年以

后遇见了许多恶意的、人的狰狞面孔后，我又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些温柔而有情感的动物，愈发地觉得它们的可亲可敬来。所以让我回忆我的童年，我想到亲人后，随之想到的就是动物，想到狗伸着舌头对我温存的舔舐，想到大公鸡在黎明时嘹亮的啼叫声，想到猫与我同时争一只皮球玩时的猴急的姿态。在喧哗而浮躁的人世间，能够时常忆起它们，内心会有一种异常温暖的感觉。所以，在我的作品中，出现最多的除了故乡的亲人，就是那些从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动物，这些事物在我的故事中是经久不衰的。比如《逝川》中会流泪的鱼；《雾月牛栏》中因为初次见到阳光、怕自己的蹄子把阳光给踩碎了而缩着身子走路的牛；《北极村童话》里的那条名叫“傻子”的狗；《鸭如花》中那些如花似玉的鸭子等等。此外，我还对童年时所领略到的那种奇异的风光情有独钟，譬如铺天盖地的大雪、轰轰烈烈的晚霞、波光荡漾的河水、开满了花朵的土豆地、被麻雀包围的旧窑厂、秋日雨后出现的像繁星一样多的蘑菇、在雪地上飞驰的雪橇、千年不遇的日全食等等，我对它们是怀有热爱之情的，它们进入我的小说，会使我在写作时洋溢着一种充沛的激情。我甚至觉得，这些风光比人物更有感情和光彩，它们出现在我的笔端，仿佛不是一个一个汉字在次第呈现，而是一群在大森林中歌唱的夜莺。它们本身就是艺术。

在这样一片充满了灵性的土地上，神话和传说几乎到处都是。我喜欢神话和传说，因为它们就是艺术的温床。相反，那些事实性的事物和已成定论的自然法则却因为其冰冷的面孔而令人望而生畏。神话和传说喜欢以两种方式存在，一种类似地下的矿藏，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但能嗅到它的气息，这样的传说有待挖掘。还有一种类似于空中

的浮云，能望得见，而它行踪飘忽，你只能仰望而无法将其捺入掌中。神话和传说是最绚丽的艺术灵光，它闪闪烁烁地游荡在无边际的时空中。而且，它喜欢寻找妖娆的自然景观作为诞生地，所以人世间流传最多的是关于大海和森林的神话。

对我来讲，神话是伴着幽幽的炉火蓬勃出现的。在漫长的秋季里，每逢夜晚来临的时候，大人们就会围聚在炉火旁讲故事，这时我就会安静地坐在其中听故事。老人们讲的故事，与鬼怪是分不开的。我常常听得头皮发麻，恐惧得不得了。因为那故事中的人死后还会回来喝水，还会悄悄地在菜园中帮助亲人铲草。有的时候听着听着故事，火炉中劈柴燃烧的响声就会把我吓得浑身悚然一抖，觉得被烛光映照的墙面上鬼影憧憧。这种时刻，你觉得心都不是自己的了，它不知跳到哪里去了。当然，也有温暖的童话在老人们的口中流传着，比如画中的美女每天在一个固定的时刻下来给穷人家做饭，比如一个无儿无女的善良的农民在切一个大倭瓜的时候，竟然切出了一个活蹦乱跳的胖娃娃，这孩子长大成人后出家当了和尚，成为一代高僧。这些神话和传说是我所受到的最早的文学熏陶了，它生动、传神、洗练，充满了对人世间生死情爱的关照，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

也许是因为神话的滋养，我记忆中的房屋、牛栏、猪舍、菜园、坟茔、山川河流、日月星辰等等，它们无一不沾染了神话的色彩和气韵，我笔下的人物也无法逃脱它们的笼罩。我所理解的活生生的人，不是庸常所指的按现实规律生活的人，而是被神灵之光包围的人，那是一群有个性和光彩的人。他们也许会有种种的缺陷，但他们忠实于自己的内心生活，从人性的意义来讲，只有他们才值得永

久的抒写。

尽管我如此热衷于神话和传说，但我也迫切感觉到它们正日渐委顿和失传。因为生活正变得越来越疲沓、琐碎、庸碌和公式化。人的想像力也相对变得老化和平淡。所以现在尽管有故事生动的作品不停地被人叫好，但我读后总是有一股难言的失望，因为我看不到一部真正的优秀作品所应散发出的精神光辉。

还有梦境。也许是我童年生活的环境与大自然紧紧相拥的缘故吧，我特别喜欢做一些色彩斑斓的梦。在梦境里，与我相伴的不是人，而是动物和植物。白日里所企盼的一朵花没开，它在夜里却开得汪洋恣肆、如火如荼。我所到过的一处河湾，在现实中它是浅蓝色的，可在梦里它却焕发出彩虹一样的妖娆颜色。我在梦里还见过会发光的树，能够飞翔的鱼，狂奔的猎狗和浓云密布的天空。有时也梦见人，这人多半是已经做了古的，我们称之为“鬼”的，他们与我娓娓讲述着生活的故事，一如他们活着。我常想，一个人的一生有一半是在睡眠中度过的，假如你活了八十岁，有四十年是在做梦的，究竟哪一种生活和画面更是真实的人生呢？梦境里的流水和夕阳总是带有某种伤感的意味，梦里的动物有的凶猛有的则温情脉脉，这些感受，都与现实的人际交往相差无二。有时我想，梦境也是一种现实，这种现实以风景人物为依托，是一种拟人化的现实，人世间所有的哲理其实都应该产生自它们之中。我们没有理由轻视它们，把它们视为虚无。要知道，在梦境中，梦境的情、景、事是现实，而孕育梦境的我们则是一具躯壳，是真正的虚无。而且，梦境的语言具有永恒性，只有你有呼吸、有思维，它就无休止地出现，给人带来无穷无尽的联想。它们就像盛宴上酒杯被碰撞后所发出的清

脆温暖的响声一样，令人回味无穷。

我对文学和人生的思考，与我的故乡，与我的童年，与我所热爱的大自然是紧密相连的。对这些所知所识的事物的认识，有的时候是忧伤的，有的时候则是快乐的。我希望能够从一些简单的事物中看出深刻来，同时又能够把一些貌似深刻的事物给看破，这样的话，无论是生活还是文学，我都能够保持一股率真之气、自由之气。

当我童年在故乡北极村生活的时候，因为不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我认定世界就北极村这么大。当我成年以后到过了许多地方，见到了更多的人和更绚丽的风景之后，我回过头来一想，世界其实还是那么大，它只是一个小小的北极村。



鲁迅文学奖
获奖女作家小说精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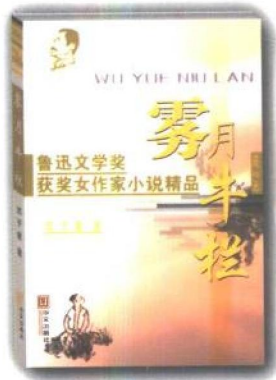
作者风采



迟子建

作者简介

女，1964年元宵节出生于漠河。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1987年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1990年毕业后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至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1983年开始写作，至今已发表文学作品400万字。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树下》、《晨钟响彻黄昏》、《伪满洲国》、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逝川》、《白银那》、《朋友们来看雪吧》以及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听时光飞舞》、《迟子建随笔自选集》等。曾获得鲁迅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励，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日文等出版。





鲁迅文学奖
获奖女作家
小说精品

江山代代才人出!

鲁迅文学奖为全国最高级别的文学奖;

获此殊荣的女作家更是凤毛麟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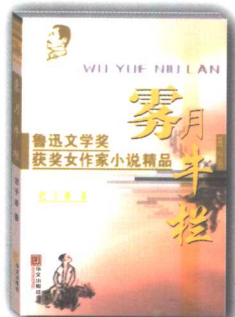
五位获奖女作家在这里各展才华, 尽显风采



《午后悬崖》

铁凝著

两届鲁迅文学奖得主，
结构精巧，心理大写意！



《雾月牛栏》

迟子建著

两届鲁迅文学奖得主，
纯净自然，
返璞归真，
小说真品。



《还有一次机会》

张抗抗著

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得主，
时代的哲思，
人生大故事！



《梦也何曾到谢桥》

叶广岑著

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得主，
愈读愈浓，
一个时代的挽歌。



《厨房》

徐坤著

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得主，
新生代作家高手，
以现代手法结构现代！

策 划：郭雪波
责任编辑：郭雪波
装帧设计：张曙念

WU YUE NIU LAN



雾月牛栏

宝坠跳下牛槽摸着花儿的鼻子说：今天你要慢点走，外面下雾了，你要是摔倒了，肚子里的牛犊会跟着疼。

——摘自获奖小说
《雾月牛栏》



我对文学和人生的思考，与我的故乡，与我的童年，与我所热爱的大自然是紧密相连的。

……我希望能够从单项的事物中看出深刻；同时又能够保持一股率真之气，自由之气。

——迟子建

ISBN 7-5075-1253-3



9 787507 512533 >

ISBN7-5075-1253-3

I·321 定价：18.00

寒冷的高纬度
——我的梦开始的地方（自序）

1

鸭如花

55

没有夏天了

131

奇寒

180

雾月牛栏

202

清水洗尘

223

月白色的路障

241

稻草人

253

鸡笼街的月亮

271

白墙

282

跳荡的银扣

鸭如花

泼淘米水的时候，徐五婆发现了逃犯。

以往从河畔被赶回的鸭子一进了门，就自动地排成两列，扭秧歌似的晃着屁股回鸭圈了。它们在户外戏耍了一天，凫了水，又吃了草丛里的肥美虫子，早已是心满意足了。所以从来不用徐五婆吆喝，它们纷纷归圈歇息，一门心思地养神，想给主人多生几个蛋下来。

然而今天这些鸭子却团团簇簇聚在鸭圈外，交头接耳着，窃窃私语着什么。仿佛鸭圈的干草变成了冰块，它们无法栖息了。徐五婆觉得蹊跷，就端着米盆去了鸭圈，看看是来了黄鼠狼还是野猫？不料撞见的却是个庞然大物：逃犯！

鸭圈很大，开着两个窗口，天色虽然朦胧，但徐五婆还是看清了躺在干草上的人。听到脚步声，他刷地坐了起来，目光直直地盯着徐五婆。徐五婆见他国字型脸，浓眉大眼却胡子拉碴，便想起了电视中通告的被通缉的五个逃



犯，明白他是其中之一了。

徐五婆与逃犯对峙了足足有五分钟，直到外面的鸭子见徐五婆还不出来，一迭声焦虑地叫了起来。徐五婆首先打破了沉默，她问：“你们几个逃散伙了？”逃犯没有回答。徐五婆又问：“你最后想逃到哪儿去？”逃犯仍然没有回答，他踉踉跄跄地从干草上站起来，声音嘶哑地说：“我饿了。”徐五婆见站起来的逃犯身材魁伟，头几乎顶着了鸭圈的棚顶。徐五婆说：“我刚淘好米，还没下锅呢。”逃犯问：“什么米？”徐五婆说：“大米。”“你要怎么吃？”逃犯又问。“煮粥。”徐五婆淡淡地说。“我要吃干的！”逃犯喊叫起来。

徐五婆嘟囔着：“想吃干的你就好好说，你吵吵什么，吓着我的那些鸭子。”接着，她唤逃犯从鸭圈出来，说是鸭子在外面耍了一天，乏了，该进来歇着了。逃犯又声嘶力竭地叫了一声：“给我宰只鸭子炖了！”

徐五婆焖上了米饭，又宰了一只鸭子。这只鸭子年纪大了，精神大不如从前，走路时总是落在最后，进食也愈来愈少了。到了河边，别的鸭子都扑棱棱地到河里玩去了，它却孤零零地趴在河岸上，无精打采地看着苍茫的河水，似乎它这老筋老骨的再也承受不了河水的清凉了。徐五婆见它活得艰难，早有让它及早解脱之意，只是没有一个能使她下得了刀的响当当的理由。

落霞散了，鸭子归圈了，天色徐徐地暗了，隐约可见天边出现了几颗星星。随着天空的星星越聚越多，这夜也会越来越深了。徐五婆虽只穿件背心，却仍是汗流浹背的。这只老鸭实在是太浪费柴火了。米饭早已熟了，而灶上的鸭肉却仍死死地裹着骨头，咬起来纹丝不动。逃犯等不及，他先吃了两碗米饭，然后喝了一碗鸭汤。他骂徐五

婆是个吝啬鬼，给他宰了只老鸭，害得他一等再等。徐五婆一边应付逃犯一边想，自己怎么才能把逃犯交代出去？她巴望着有人上门，希望这小城死个人，这样就有人来请她这个冥婆帮着去发丧。然而儿孙们平素从不登门，她与邻里也疏于往来，与她终日陪伴在一起的，只有那几十只鸭子。可惜鸭子并不是训练有素的，无法替她出去报信。

鸭肉的浓香味袅袅从锅缝欠出。徐五婆又出去抱了些柴火。她抱柴的时候，逃犯跟在她屁股后面，威胁说：“你要敢去报案，我连你和你的鸭子全都宰了！”徐五婆低声说：“你宰我便也算了，鸭子又没惹你，你把它们都宰了做什么。宰了它们，那河就是闲出来了，你也不能像它们一样天天去河里戏水。”

逃犯听了发出几声怪笑。徐五婆想也许他是许久不笑，一旦笑起来就有些走板。

徐五婆垂头看着灶坑里燃烧的柴火，对逃犯说：“这一顿鸭子，赶上我三天用的柴火了。”

逃犯问：“你家就你一人吧？”

徐五婆点了点头。

“你没儿子和闺女？”逃犯馋涎欲滴地掀了一下锅盖，掀得太急了，被喷薄而出的哈气着实给烫了一下，他“嗷——”地叫了一声，甩着那只被烫了的手，说：“你个该断子绝孙的孤老太婆！”

徐五婆沉着地反驳：“我可有儿有女呢！”

“你一定是平常让人烦得受不了，不然儿孙们怎么不跟你一块过！”逃犯凶恶地说。

“我是图清静！”徐五婆的声调也高了，“不然的话，我家里儿孙满堂，你还想指望现在坐在这里等鸭子吃？”

